

开在谷雨里的花

□马庆民

“谷雨过三天，园里看牡丹”，说的是谷雨前后，正值牡丹繁开怒放，姹紫嫣红，璀璨夺目。那灼灼如火的洛阳红，玉骨冰心的夜光白，端庄秀丽的大魏紫……常使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牡丹花也叫谷雨花，是花卉中少有的以节气命名的花。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意谓可无性繁殖），其花红故谓‘丹’”。其花大而香，色繁而艳，正如唐末诗人皮日休咏牡丹：“竞夸天下艳无双，独立人间第一香。”它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被奉为“花之富贵者也。”

千百年来，牡丹一直备受人们喜爱赞颂。唐开元年间，牡丹遍及长安，赏花风俗极盛，爱牡丹，赏牡丹，吟牡丹，成为了一股潮流。因此又被称作“洛阳花”、“长安花”。至宋，洛阳又有好花、插花之俗，而牡丹依然独步天下，如欧

阳修《洛阳牡丹记》中云：“天下真花独牡丹”。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一诗中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牡丹的喜爱，在诗人眼里，只有牡丹才称得上真正的国色天香，没有瑕疵和不足。当它绽放的时候，足以惊艳了整个京城！

也难怪，牡丹花开，气质天成，一顾倾城，一瞥惊鸿，满城皆是繁花，占尽春光，再也没有比它更美的了，怎能不让人爱？就像唐代诗人徐凝《牡丹》诗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

牡丹，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和平、幸福、繁华与富足的象征。李白就曾牡丹形容杨太真，“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佳人、绝色、才识、精神，几者碰撞出了盛世气象。“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李白的这首《清平乐》，更是生动的刻画了一幅太平盛世的经典画面。绝美的牡丹与倾国倾城的杨贵妃不分伯仲，美人与名花常使君王含笑观看，迷恋不已。动人的风姿能让春风消除所有的怨恨，在沉香亭北，君

王与妃子双双倚栏而观，深情无限。盛世的牡丹，佳人，一起留在了诗仙的笔下，千年不衰。

然而，好景不长在，好花不常开，牡丹再美，也只是“花开花落二十日”，仅仅只有二十几日的怒放。正因为如此短暂的花期，才有了“一城之人皆若狂”的花海沉浸，爱花惜春之心。牡丹凋落时，就代表春天真的要离开了，令人恋恋不舍的，既是牡丹，也是为春天。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阶前往日开得热闹的红牡丹，如今却只有两枝残花了，又何尝不让人惆怅不已。一想到明天清晨的风，应该会将它彻底吹落，诗人白居易万分不舍和怜惜，忍不住想多陪陪它们，让春天多留一会儿。

但不管如何，牡丹，以其鲜妍的色彩，繁复的花瓣，端雅的仪态，在百花声势渐衰的谷雨时节，轰轰烈烈地绽放，声势浩大的燃烧，让春天的繁华达到了巅峰。

牡丹，一花便足以撑起了深春的半壁江山！

（作者系武汉市洪山区文学爱好者）

守护春天

○陶昌华

这个寂静的春天
乍暖还寒
狂虐的新冠，侵入
祥和的家园

疫情如火，号令如山
风中有旗，雨中有伞
征帆烈烈，激荡
铿锵的誓言

抗疫有我，不舍昼夜
逆行向险，尽锐出战
坚定必胜的信念
固守每一寸防线
阻击病魔，对春天的进犯

站在最险处
冲在最前沿
天使白，志愿红
橄榄绿，警察蓝
忠心赤胆鏖战酣

全员核酸，流调溯源
联防联控，严之又严
人人欲问瘟神事
不破楼兰终不还

微火成炬，星辉灿烂
唤回春风满人间
循着闪光的方向凝望
口罩，遮住了
美丽的容颜
汗水，浸透了
厚厚的衣衫

别样的春天
别样的暖
守护春天的英雄
陆续凯旋
该以怎样的虔敬
抚慰崇高的疲倦

集结所有的感恩
把祝福的歌谣
唱上千遍，万遍
撼动山岳，响彻九天
（作者单位系市中作协）

暮春的故事

○曼古乔

一句很久很久以前
是你最原始的开篇
时代更迭，沧海桑田
每一章节起落万千
在笔下酝酿，年复一年

总是遗忘，无意想起
泪水不觉打湿了回忆
每个人都讲过你的故事
泛黄的照片，模糊的字
似乎在擦去来过的痕迹

搁笔，听窗外下起了雨
滴答滴答，如一字一句
拼凑沉默的思绪
有风来访，慢了脚步
把人间的过去静静地陈述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文学爱好者）

雪白槐花香

□王晓阳

四月的风吹过故园，催放了槐花，把村庄淹没在雪白中，弥漫在馥郁香气里，宛如仙境一般，令人向往。

“雨湿轻尘隔院香，玉人初著白衣裳”。描写的就是槐树的美好，槐树树形高大，是故乡的坐标。小时候，每次提及谁的家，人们就会说在哪棵哪棵槐树底下。

冬去春来的日子里，冷清了一个季节的大槐树们，焕发了新的生机。枝条上冒出了绿绿的嫩芽，嫩芽悄悄伸展，几天的功夫，便撑起一把绿伞。

春耕时节，槐树下是人们扎堆的好地方，耕地累了的大伯、洗衣归来的妯娌、割草回家的娃儿们，每回经过大槐树下，情不自禁的就歇了脚坐一会儿，抽袋烟，喝口水，聊阵子天儿，谁家的娃考上了大学，出息了，谁家又添了辆小汽车，谁家的儿媳带着婆婆去外国玩儿去了……话题很宽泛，很快乐。大槐树静静地倾听着，从不插嘴。

转眼进了四月雪，突然有一天，不知谁惊呼了一声：“槐花开了！”大家纷纷起身，兴奋地仰望头顶上一串串迎风摇摆的雪白花朵。深呼吸的享受着甜甜的花香“神清气爽啊！”有人在狂喊。小孩子跑着叫着，大声地喊着：“槐花开了！槐花开了！”叫得树上一嘟噜一嘟噜的花串摇摆起了腰肢。

说起槐花，村里的老人们就打开了话匣子。据他们讲，上世纪60年代闹灾荒的的日子里，槐花是乡里人的救命花，饿极了的人们，撷一把槐花，塞入口中，狼吞虎咽，解饿就行，哪还顾得上什么香味。

后来的孩子们有福气了，家家不愁吃喝，槐花就被孩子们当成了应景的零食，那脆生生，甜丝丝，香喷喷的滋味，漫上舌尖，美在心里，催开了人们幸福的笑脸。

后来槐花还进了厨房，做汤、拌菜、焖饭、包饺子、槐花糕，让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母亲喜爱槐花，总要在槐花开满枝头的时候，做槐花糕。母亲做的槐花糕糯软香甜，咬上一口，满嘴生津，回味无穷，久久难忘，是童年最美的味道。父亲告诉我，槐花是乡间难得的好东西，不仅能用作食材，而且可以入药，有凉血止血、平肝泻火的功效。

又是一年槐花开，无尽回忆扑面而来。但是，我蜗居县城，远离了家乡，也远离了那一树树白雪。如今，那馥郁芬芳，沁人心脾的花香，一直袅袅在我的心头，从未飘散。

（作者系湖南省耒阳市文学爱好者）

有书不觉隔离苦

□郭利

疫情突然而来，我们被封控于家中。除了做核酸检测，基本足不出户。所有的工作交流、买菜购物等等全都转移到了线上。

窗外安静下来，而网上却是无比热闹喧嚣。

微信群中、朋友圈里不断有各种讯息，让人情不自禁就有点惊慌，有点焦虑。于是便不断刷新，只希望能够看到好消息。然而，与病毒的较量是一场漫长艰苦的过程，不仅需要斗智斗勇，更需要你们悠长的坚持与寂寞的等待。

与其被纷至沓来的各种讯息惊扰，不如放下手机读书去。

我开始读悬疑小说，曾经喜欢却一直抽不出时间读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东野圭吾、紫金陈等名家小说，现在终于有时间读了。原以为这些悬疑小说只是故事紧张惊险，只是情节引人入胜，谁料掩卷之后，却发现每一个迷案里都藏着无尽人性，很多故事背后亦有深沉的爱与温情，让人心生无限感慨感动。

我重读古典名著。翻开拜读不厌的《红楼梦》，读宝黛钗的爱情纠葛，也读大家族的兴衰路程，在字里行间中见证文学艺术的宏大精湛，也在书中人物的故事里领悟深刻人性；我走进《儒林外史》的画卷，跟着穷书生周

进、范进、马二先生等人的脚步，走过寒酸的乡下小庙，路过热闹繁华的西湖，感同身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穷困潦倒，甚至他们的狂喜发疯……

我翻阅唐宋词、汉赋元曲。吟诵李白的“蜀道难”，被那瑰丽神奇的意境感染，情不自禁荡气回肠；低吟苏轼的“江城子”，只觉满纸深情思念，无限感慨缠绵；翻开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忽然深有共鸣，生出回味无穷的沧桑感动；读到张养浩的“诗句成风烟动色，就被倾天地忘怀”，心胸顿时开阔豪迈……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一路翻阅走过，我们遇到了风景，邂逅了温情，更见证了更丰富深入的人生人性。多少悲欢离合贫富贵贱，多少爱恨情仇贪痴嗔怨，尽在字里行间中。

隔离的日子很长，一个人的生活有点寂寞。可读书治愈了焦虑，书香滋养了心灵。在阅读中，我的心沉静下来，不再惊恐慌乱。我的心豁达起来，人生本就是意外迭出，没有疫情隔离，也有各种烦恼麻烦。与其焦虑不安，不如从容以对，享受这难得的闲眠，在阅读中不断积蓄智慧与勇气。

有书不觉隔离苦，人间治愈是书香。

指尖翻过书页，目光穿越时空。窗外传来鸟鸣声，内心铺展出丰富辽阔。走过这寂寞的岁月，我们终将迎来美好生动的春天。

（作者系辽宁省沈阳市文学爱好者）



《穿越峡谷》 汤青 摄



市中新闻
生活需要

总编辑

褚洪波